

武林記題

上

一向平静的武林，蓦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，掀起了惊天的狂涛。

一张二尺宽三尺来长的白绢，上面写着令人触目惊心的“杀”字，张贴在各大门派的寺庙总坛门口，及各处通衢要道。

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，这张奇异的告白，竟然遍布了大江南北。

那张白绢上写的究竟是什么？会引起武林黑白二道的人物惊心动魄，心胆皆裂？

这张奇异的告白，前面写着十个酒杯大小、令人心惊胆战的“杀”字，字迹苍古遒劲，宛如龙飞凤舞。

十个“杀”字的下面，写着三行简单而令人惊骇的话！

“告白飞至，惨祸将临；限时溅血，杀尽武林；朱笔加‘戒’，阎罗催命。”

告白后面，署名“受害人白”四字，并无姓名。

这张告白太过笼统、奇异，蒙受武林中人的陷害，或许是事实，而欲杀尽武林中人，未免太小题大做，牵涉太广了。

武林中的九大门派，在二十年前，曾经联手除去一个邪教。

但这个邪教瓦解冰消之后，就没有再听说过有死灰复燃的消息。

纵然是那个邪教东山再起，也只能向九大门派寻仇，不会连黑道人物、奇人异士，也要个个诛绝。

九大门派虽有联手除去最近崛起的江湖“混合派”之议，但“混合派”的总坛门口，听说也同样发现了这张奇异的告白。

是谁人在故弄玄虚？实在令人费解，尤其是告白发现了不少的时日，却未见动静，确使人坠入扑朔迷离之中。

各大门派久未见加添朱红“戒”字，也未听说那自称受害之人有所举动，虽疑惑是有人故弄玄虚，但仍然提高警惕，暗中加强戒备，以防万一。

少林寺的实力，素为武林之冠，高手不胜一个人，就是武林人联手来犯，也不会侵扰。

但掌门方丈天宏老和尚，为了避免无谓的杀劫，作未雨绸缪之计，自从发现了这张告白之后，就传谕加强戒备，由六个天字辈的长老和尚，分别监督弟子巡查守护。

就在一天中午斋饭过后，巡守门口的两个小沙弥，赫然发现张贴在寺门口的告白上，加了一个斗大的朱红“戒”字。

这两个小沙弥发现了这个朱红“戒”字之后，立即飞禀掌门人。

天宏方丈闻报，吃了一惊，来不及细问，身影一起，飞奔寺门口。

其他六位护法长老，也是暗暗惊讶，他们并不是惊讶这个新写的朱红“戒”字，乃是惊于来人的神出鬼没，在寺僧看守之、加写“戒”字，竟不能发觉他的行踪。

天宏方丈奔至寺门口，转身仰首一看，高贴在寺门的素绢

告白上，果然添写了一个朱红夺目斗大的“戒”字，且干，不由一皱眼帘上的白眉，忖道：真有人敢来本寺寻仇。

略一转念，他放眼一望两个护守寺门的和尚，道：“这‘戒’字是何等模样的人添写的，你们看见没有？”

两个小和尚同时摇头，道：“弟子疏忽，未能看见来人，望祖师恕罪。”

在光天化日、防守严密之下，任人出入而不觉，是自开派以来没有过之事，也叫这位武功绝顶的大和尚揣揣不安。

天宏方丈略一怔神，正想返回议事殿召集全寺及持事僧商议如何加强防范。心念刚动，蓦见一个防守外卡的小和尚急急驰来。

那个小和尚奔至天宏方丈前单腿一跪禀道：“峰下来了一位书生模样的人，声言要面见掌门祖师，弟子不敢擅自放他上少室峰。”

天宏方丈白眉一扬，道：“快传谕守卡弟子，放来人上山。”

那个小沙弥答了一声“遵谕”，合掌一礼，立即转身向峰下疾驰而去。

这时全寺的僧侣都闻讯赶来，一听弟子禀报，个个圆睁神目，注视峰下，神色显得十分紧张。

大约喝茶的功夫，两个小和尚导引一个面目清瘦，年约五六十岁的，书生模样的人，从峰下电射上来。但见那人身穿一袭又脏又破的湘绸长衫，紧随小和尚之后奔驰，脚不沾尘，长衫飘飘，神态甚是悠闲。

来人上了少室峰，抱身上前，拱手向群僧一揖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落魄书生倒霉一辈子，到处都不受人欢迎，想不到来这大名鼎鼎的少林寺，竟然受众僧列队相迎，今天大概可以发个利

少林寺天字辈的老和尚，听他话中之含义，似甚蹊跷，天宏方丈慌忙合十，道：“施主，尊姓大名，告白上自称受害之人，就是……”

落魄书生抬头向墙上贴的告白一望，不等大和尚话完，纵声大笑，截住他的话，说道：“在下姓申名甲，一生没有受过什么人的害，只怪父母自不量力，明明生了个豆腐渣头脑的儿子，却偏偏要教他念书，读了几十年的书，仍然一窍不通，弄得名不成，利不就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落魄一生，无以糊口，只好赶赶热闹，卖卖字画，往日与人无怨，近日与人无仇。”

天宏方丈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施主太客气了，可是出家人四大皆空，哪有银钱买字画，如果施主仅为这事而来，恕贫僧今日无暇接待。”

落魄书生听了之后，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大和尚别这么吝啬，申某虽然落魄，以卖字画为生，但尚未看过人家的脸色。”

说到此，他略一停顿，突然两眼射出一道锐利的目光，环视全场一周，然后逼视着天宏方丈，继续说道：

“我落魄书生不远千里赶来贵寺，老实说，还是因为瞧得起你老和尚，不然，就是打发轿子去接我，还得看我是否有此雅兴。”

少林寺领袖武林，名重天下，天宏方丈年高德劭，道行深厚，谁不尊敬？当他听了落魄书生的冷言傲语，脸上也渐露愠容，但他涵养功夫，已经炉火纯青。他压下怒火，仍很和蔼地说道：

“施主，此话未免……”

落魄书生未待天宏方丈说完，抢先说道：

“申某的字画虽非上品，但欲卖给贵寺的却是古今难得其二的名画，只看大和尚是否识货。”

天宏方丈脸色一寒，道：

“贫僧一心参佛，对字画很少研究，自然难以辨别好坏。”

这时，站在掌门大师左侧的天信和尚，抬头一望天色，只见暮霭四起，时将入夜，既知来人并非是悬贴告白之人，不希望师兄与一个无关紧要的落魄书生多费唇舌，乃向天宏方丈合十道：

“师兄，买不买他的字画，请早作决定，以免耽搁商议正事。”

天宏方丈对师弟点点头，立刻向落魄书生正色道：

“施主，既然远道而来求售字画，若敝寺不买一幅，不但有负盛情，且会说贫僧吝啬势利，就请随便留下一幅，略表贫僧一点心意。”

落魄书生右肘一晃，从衣袖内抽出一轴画卷，笑道：

“我要卖给贵寺的，就是这一幅画，虽非名家手笔，可是最切实用，其用途大得很哩！”

说时，他右手高擎，把画轴舒展开来，只见上面画着一个面目纯朴、身穿长衫的年老书生，站在一个院子门外的一株合抱大树之前，双目望着远处一条大路，眉间显现忧容，好象在等待什么似的。

天宏方丈看那幅画像酷似落魄书生本人，只是画上人比现在的落魄书生年纪略微轻些，说实在话，这幅画对少林寺毫无用处，他因有急事待商，急欲打发落魄书生，只得勉强说道：

“画倒是一幅好画，不知施主要卖多少银子啊？”



落魄书生小心翼翼地把画卷收起来，仍然放回衣袖内，目光扫视少林寺前后殿舍，缓缓说道：

“贵寺房屋栉比，却不知要多少银子才能建得起来。”

天宏方丈见他答非所问，竟突然打听起本寺的建筑价值来，心中大惑不解，正想出言责问，突闻对方继续说道：

“还有贵寺三千多位僧侣的性命，价值又是多少？”

天宏禅师这时才明白对方话出有因，突然想到了那张素绢告白，禁不住心头一惊，脸上顿罩寒霜，答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，施主莫非想要以敝寺的财产和三千弟子生命相等价值，来买你这幅画么？”

落魄书生点点头，淡淡地答道：

“嗯，算是被大和尚猜对了！”

院内群僧听落魄书生说出这话，立刻脸上现出怒容，目光都集中到落魄书生身上，若非少林寺门规极严，又有掌门方丈在场，恐怕早已动手了。

天信老和尚此刻也忍不住怒容满面，愤愤地问道：

“施主想来本寺借题敲诈，恐怕……”

落魄书生接着冷冷地答道：

“申某虽穷，但未存敲诈之心。”

天信老和尚长眉一扬，道：

“那末，施主的一幅画，要卖本寺的财产及三千弟子生命的同等价值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落魄书生目光一转，冷笑一声，反问道：

“这幅画若能保存贵寺的基业和三千僧侣的性命，该当什么价值？”

天信老和尚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本寺今天虽然出现了一张恐吓告白，亦未见得对付不了那悬告白之人，难道没有施主这幅画，本寺就要倾覆瓦解不成？”

天宏大师垂遮眼帘的白眉一扬，接着说道：

“施主这幅画，纵然能挡过浩劫，本寺也出不起这幅画的价值呀！”

落魄书生低头略一沉吟之后，面向天宏禅师道：

“大和尚此言倒是实在，如诚心要买在下这幅画挡灾，在下倒有一个便宜的交易办法。”

天信老和尚冷冷地问道：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若贵寺肯以‘达摩迦陵经’交换，在下愿结一次香火之缘。”

“达摩迦陵经”是少林寺镇寺之宝，岂肯拿来和落魄书生交换一幅画像，这话不仅是白说，而且激起了群僧的愤怒。

站在天宏方丈右边的天贤老和尚白眉一扬，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施主想以这幅画来蒙骗本寺镇山之宝，那是打错了念头，不说是一个未知来历的人来本寺寻仇，就是整个武林中各门各派的高手联合前来攻袭，亦不见得本寺就束手无策，会遭到冰消瓦解的厄运。”

天信老和尚也怒声喝道：

“施主少在老衲面前故弄玄虚，兜圈子说话，如你即是悬示告白之人，或者奉命而来，不妨直率表白，若一味的题外做文章，纠缠不清，休怪出家人要下逐客令了。”

落魄书生冷笑一声，道：



“在下虽然落魄，但是从来未曾欺骗敲诈过人，大和尚买不买，决不勉强，俗话说得好，‘买卖不成仁义在’，何必那样大声喝叫？”

就在落魄书生冷笑说话之间，忽地两个小和尚导引一对青年男女走来。

两个小和尚到了天宏方丈面前，合掌躬身，禀道：

“武当派光义道长命两位弟子前来下书，弟子未及请示，自行导引上来，请掌门师祖宽恕。”

武当派的一对年青男女弟子，见到少林寺的掌门人，赶忙跪下行礼，那男弟子道：

“晚辈许青松和师妹郭素娟，奉恩师之命，前来奉呈密函。”

随即从贴身口袋中，把书信拿出，双手呈上。

天宏方丈合掌还了一礼，接过书信，道：

“有劳两位了。快请起来吧。”

他们师兄妹起来之时，猛一抬头，发现了那幅悬挂在寺门口的素绢告白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许青松情不自禁地问道：

“咦！敢问掌门老前辈，贵寺也出现了震骇武林的素绢告白？”

天宏方丈点了点头，立即拆开来信一看，但见内容写的，乃是讨论如何应付那张怪异告白之事。

他看完之后，仍然将信拆叠起来，放进怀内，向许青松师兄妹道：

“老衲现在有事与这位施主商谈，请两位小施主先到本寺客寮内去休息一下，再磋商奉复。”

说毕一挥手，走过来一个知客僧，向他们师兄妹合十道：

“请随贫僧到客房去歇息吧。”

许青松师兄妹见掌门方丈面色凝重，不便多说话，却向那落魄书生打量了一眼。

落魄书生恰好也向他们师兄妹望来，当他目光和郭姑娘那对清澈如秋水的眼睛一接触，不觉为之一怔。

只见郭姑娘十七、八岁的年龄，全身玄色紧身劲装，外披素绢披风，一张瓜子形的脸配着一个樱桃小口，端正的鼻梁，入鬓的柳眉下，嵌着一双秋波荡漾的眸子，再加上那瘦纤的腰，愈加显得秀丽绝俗，好似广寒仙子下到凡尘。

目送他们师兄妹的背景消失之后，他回头向天宏大师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大和尚另有要事，在下不敢多打扰，是否有心做这笔交易，即请见示。”

天宏方丈长眉一扬，脸色微愠，道：

“贫僧无意交换，请施主赶快下山去吧。”

落魄书生淡淡地说道：

“好吧，大和尚不要后悔就是。”他话罢，转身急驰而去。

夜幕笼罩下的少林寺，寂静得毫无声息，除了大雄宝殿侧面一座议事殿，由门窗内透出些微弱的光外，四周人影幢幢，刀光闪闪，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，清静的佛门圣地，此刻陷入黑暗恐怖的紧张气氛之中。

这是少林寺从来没有过的现象，寺前寺后，寺左寺右，房上房下，无处不派人暗暗埋伏守护。

不说是外人难越雷池一步，就是一个肉眼能看到的昆虫飞上少室峰来，也难逃防守群僧的眼光。

在平时，此刻正是夜深开始梵音高唱之际，但今夜却是死沉沉的，连一点风吹草动的声音都没有。这无疑预示着泣血的惨剧，似乎即将要降临到这佛门圣地。

天宏方丈盘坐在议事殿正中蒲团上，两道垂遮眼帘的白眉高高地隆起，一向慈祥的脸上显得异常的严肃。天字辈的师弟，分别坐在左右两侧的蒲团上，个个脸色凝重，大家都默默无言，在等待悬示素绢告白的人前来。

恐惧，最容易使人神经紧张。那自称的受害之人，竟然在白日严密的防守之下，出入却无人知晓，其本领确已达到了神出鬼没之境，无怪乎这位身负绝世武功的少林寺掌门人，心中也觉惶惶不安。

即令是听到一点轻微的声音，也会使人敏感的神经不安地震颤。

空气随着时间，一时一刻地紧张起来，好似一场惊骇惨杀，即将呈现在眼前。在正殿上等候撕杀的元、智、悟三辈弟子，无不心惊肉跳。

全少林的僧侣心里都在猜测着那个自称的受害人，不知是一个何等样厉害的人物，竟然敢到领袖武林的少林寺寻仇。

且不问他武艺如何，单凭这份胆量，就已令人震怕和不安。

三更过后，山门外突然奔来两条灰色的人影，如风驰电掣般进入了少林寺，沿途并无人阻拦。这是少林寺派出巡山的寺僧返来。

两条灰影到了议事殿前，才缓下奔势，走进殿内向天宏方丈禀道：

“寺外突来强敌，已闯过四道伏卡，守卡弟子伤亡数十人，

负责巡查的天法、天赐、天道、天义等四位监院长老已赶去阻截，特差弟子前来禀告掌门师祖得知。”

天宏方丈霍地从蒲团上站起来，一扬长眉，急促问道：

“强敌来了多少人？”

站在前面的那个弟子禀道：

“据弟子所见，仅一个蒙面人而已，但身怀绝技，出手狠辣无比。”

• 天宏方丈只气得长眉倒竖，光秃秃的头皮，陡地暴起数道皱纹，好似几条蜈蚣爬在他的额头上。他吩咐身旁的四个侍候弟子道：

“你们快去分传我的口谕：除了护院弟子外，全部到寺外拒敌，护院弟子务必坚守岗位，不论敌人手段如何毒辣，都不得擅自退却。”

四位弟子齐应了一声，立时急奔出去，天宏大师率同其他天字辈的师弟数人，急急奔出了殿门。奔至寺门口一看，只见受伤的弟子正蜂涌般由寺门外退回寺来。

天宏方丈飞纵上前，扶住了一个负伤的弟子，问道：

“敌人到了什么地方？你是怎样受伤的？”

那个负伤的和尚伤势虽然严重，仍然不失本门礼节，强自支持，合掌施礼，但话还没有说出口，嘴唇仅蠕动了一下，头向下一倾，已气绝身亡。

天宏方丈一探鼻息，知道无救，立即吩咐站在身边的两名弟子，将他抬入寺内。

天宏方丈正想再询问其他的负伤弟子时，突见师弟天义大师面目全非，摇摇晃晃地奔寺门而来，天宏方丈抢上一步把他扶住，一皱眉头，问道：

“师弟，你的脸上是被什么东西炸伤的？”

天义大师恨恨地答道：

“蒙面人武功高强，其手中两件怪兵刃，更是厉害无比，一件形同判官笔，一件形同球拍，弟子是被蒙面人那件怪兵器洒出的毒水炸伤的。”

天宏方丈神目一睁，道：

“师弟，快去修身院敷药调息，以免伤势恶化。”随侍身侧的和尚扶他进入内院。

蓦闻一声大叫：

“掌门师兄赶快准备拒敌！”

天宏方丈向呼叫处一望，只见天道师弟眼上的眉毛都被烧光了，光秃秃的头上，一片焦黑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急急问道：

“师弟，敌人是用什么火器烧伤你的？”

天道大师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弟子无能，是被敌人左手怪拍内喷出的烈火烧伤的，请掌门师兄传谕众弟子，当心那蒙面人手中的两件奇异兵刃。”

须臾，天赐、天法两位师弟也连续受伤退了回来，寺门外广场下面紧接着传来一片惨叫之声。天宏方丈双袖一抖，拔身跳起，刚纵到广场边缘，已和敌人迎个正着。

但见敌人头脸蒙着一块黑布，只露出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全身黑色劲装，腰束蓝色带子，脚穿长统布靴，外打裹腿，双手带着手套，连一点皮色也看不到。

此人右手握着一支一尺五六寸长的怪笔，笔管有酒杯粗细，笔毛有两寸长短，笔杆似铜非铜，似金非金，黄光闪闪，耀眼夺目。左手拿着一块洁白如雪的玉拍，一寸多厚，向外有蜂房一样的小孔，拍柄长五六寸，拍身一尺方宽。

天宏方丈略一打量，怒声喝道：“本寺与施主何冤何仇，竟然下毒手杀害佛门弟子？”

蒙面人一言不答，左手怪拍，猛然一挥，向天宏方丈当面拍到，劲道奇猛无比。

天宏方丈早就蓄劲预防，见劲力袭到，双掌向外一推，使出五成内力。

两股力道在中途互相一撞，“蓬”地一声，激起地下的尘土飞扬。

天宏方丈被挡回的掌力震得双臂微麻，身子晃了一下，但见蒙面人站立原地，纹风不动，不禁骇然心惊，暗道：“好雄厚的功力！”

略一怔神，天宏方丈右掌一抬，正想全力攻击一掌，突见天信师弟已飞扑上前，大声叫道：

“掌门师兄请退，让弟子接他几招试试。”

天信大师虽是天宏大师的师弟，但武功造诣，并不低于天宏方丈。

天宏方丈只得退后到：

“师弟，小心他笔上的毒水和板上的怪火。”

天信大师答声：“掌门师兄放心！”

说话间，他已向蒙面人拍出两掌，两道刚猛的掌风源源不断地涌出。

蒙面人左手怪拍一晃，划出一道美妙的弧形白光，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，把天信大师击出的掌风，分引开去，消失于无形。

站在数丈外的两列少林弟子，却被蒙面人引开的掌力震得站立不稳纷纷后退了数丈，方才立椿站住。



天信大师不知蒙面人刚才使的是什么怪招，居然毫不费力引开了自己的掌力，不免心中一骇，略一定神，猛喝一声：

“再试试老衲这掌万法归宗看看！”双掌一挫，连续出击。

这一招万法归宗的掌法，专对付四两拨千斤的奇异功力，掌力击出犹如利箭，向蒙面人激射而去。敢情是他在这短短的时间内，已猜出蒙面人那式怪招了。

蒙面人一听“万法归宗”几个字，不由心头一震，猛然后退了数步。

天信大师乘势逼进，意欲掌握主动。

不料蒙面人竟也识得此掌厉害，不敢硬接，身子美妙地一闪，脱出掌风威力，忽又向右一纵就势挥动右手怪笔，血红的毒液从笔毛间洒出，就似飞雨一般，向站在右边的众僧洒去。

两旁的群僧此刻都集中心神，看天信大师和蒙面人对搏，却没有想到蒙面人会突然转移目标，竟向旁观者发难，不少人闪让不及，霎时响起一片惨叫之声，令人闻之心悸胆寒！

天宏方丈转眼一望，直气得脸色苍白，那些站立在右边的悟字辈弟子，已有二十多个被血色毒水溅伤，倒地呼号。天宏方丈急忙传下法谕：

“众弟子赶快退至四周，免为敌人的毒液所伤。”

天泰大师见天信师兄独力难把蒙面人制服，此刻也顾不上江湖道义，猛喝一声，突然向蒙面人侧面横劈一掌。

蒙面人身形急转，避开侧面一掌，右手笔往后一带，把天泰大师击出的那股奇猛掌力引向天信身上撞击。

天信猛吃一惊，避让已经不及，赶忙使出回旋掌法，把撞到的掌力汇合进自己击出的力道，劈向蒙面人。

蒙面人弄巧成拙，自知难挡两股汇合的奇猛掌力，急切

间，猛一提气，身子拔起一丈多高，堪堪避过掌风，端的危险之极。由此更把他激怒了，只见他身在空中，左手一按拍柄械扭，只听呼地一声，一阵猛烈的怪火如闪电般疾向天泰大师身上卷去。

天泰大师不料蒙面人有如此恶毒之招，一见烈火焚身，知已无法避过，只得拼耗精力，猛运迦陵神功，护住皮肉，以免被火灼伤。

纵然算他警觉得快，但身上僧袍仍然被烈火引燃，天泰老和尚以迦陵神功护身，不顾身上的火势，还是挥掌攻击。

蒙面人见老和尚意图舍命相拼，不由心中也暗自惊怕，连忙闪身避过之后，随即猛烈拍出一招“芭蕉扇火”横向天泰老和尚侧身攻来。

天泰老和尚身上的僧袍本来着火未灭，再经蒙面人拍风一扇，更燃烧得猛烈，霎时变成了一个火人，幸而他有迦陵神功护身，不然不被烧成一块焦炭才怪！

蒙面人见老和尚身在熊熊烈火中，仍然一味猛扑猛击，好似未曾烧伤，方知他有神功护身，既然不怕烈火，当然也不怕血色毒水了。

他再度避过天泰老和尚的凌厉攻击后，心里忽然转了一个念头，忖道：“我就不相信你们这和尚庙的秃头，个个有神功护身。”

于是他突然后退几步，正想按动追魂拍上的机扭发动烈火，向左右两旁站立的僧侣喷去。

蓦地，天信、天泰两个老和尚，齐声大喝，联手抢攻上来。

蒙面人右手笔头往腰间一插，只闻“咔嚓”一声，笔头套上了笔帽，疾展一招“乱点鸳鸯”，猛点天泰的肺海穴，端的快如

闪电，逼得天泰只得缓下攻势，急求保全后退。

蒙面人在怪笔点出的同时，左手食指一按追魂拍弹簧，只闻“扑的一声，喷出一股烈火，就势一晃追魂拍，对着喷出的火势拍去。

那喷出的烈火，去势本就劲疾，再经拍风一催其势更激更猛，电光石火一般向天信身上射去。

天信大吃一惊，猛自收掌闪避，但已迟了一步，僧袍已被临身的火势引燃。

好在他也有神功护体，不畏灼伤肉身，一惊之后，又暴喝扑上，和天泰联手对蒙面人展开快速抢攻，希望一拳击倒蒙面人。

天泰运聚数十年的禅指神功，招使“魁星点斗”，一股迅疾无伦的指风，直点蒙面人的“志堂穴”。

蒙面人微一侧身，闪让过去，金笔一抬，反向天泰老和尚的腕肘点来。

天泰老和尚一收势，立即展开点穴绝技抢攻，招招指向蒙面人的周身要害大穴。

天信见师弟放手抢攻，他也尽展所学，暗运平生功力，配合抢攻，两人联手之后，掌力指风，威势更是奇猛惊人！

蒙面人的身法有若狡猿化身，快速绝伦，在纵跃闪让间仍能从容挥拍反击。

天宏方丈站在一旁，睁着一对神目，注视两位师弟和蒙面人拼命搏夺，但蒙面人挥笔击拍，招式奥妙之极，尤其轻功更是出神入化，不觉暗生惊骇，忖道：这个人出手的招式，奇怪无比，实难看出他的师门派别。

蒙面人此时所施展的是“迷离幻花”步法，引得两个高僧